

拉祜族随身纳物器具造物思想解析

曾栋, 李梅子

(中国矿业大学, 徐州 221116)

摘要: **目的** 探究拉祜族随身纳物器具的造物特征及造物思想, 从物质到思想的角度结合造物设计的相关知识点, 为相关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及保留少数民族文化独特性提供参考。**方法** 以云南省临沧市南美拉祜族自治乡田野调查为基础, 结合相关造物设计理论文献研究, 提出造物思想的研究框架, 通过造物思想研究框架, 分析拉祜族相关纳物器具的材料工艺、造型功能、装饰纹样、使用方式等造物特征, 及其成因、变化、发展, 并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精神观念3个方面, 对拉祜族造物思想进行解析, 同时探析了物对造物思想和民族文化的影响。**结论** 造物思想、民族文化、民族产品之间在以造物主体为中介的作用下, 相互影响和作用, 基于此分析得出拉祜族以顺应自然、崇实从简、归顺集体、记录生活为主的造物思想。

关键词: 拉祜族; 造物思想; 随身纳物器具

中图分类号: TB4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19)04-0197-06

DOI: 10.19554/j.cnki.1001-3563.2019.04.032

Creation Thought of Lahu Ethnic's Portable Storage Utensil

ZENG Dong, LI Mei-zi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creation features and thoughts of Lahu ethnic's portable storage utensils, and combine the relevant knowledge points of creation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terial to thought,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of relate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cultural uniqueness of ethnic minorities. 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Lahu Autonomous Township in Nanmei, Lincang, Yunnan Province, combined with the research on the theories and documents of related creation design,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creation thought was put forward. Through such research framework, the creation features of Lahu ethnic's related storage utensils, such as material technology, modeling function, decorative patterns and usage, as well as their causes,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were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s of natural environment, social environment and spiritual concept, the creation thought of Lahu was analyzed and the influence of objects on creation thought and national culture was also explored and analyzed. The creation thought, national culture and national products interact with one another with the creation body as the intermediary. Based on this analysis, the Lahu ethnic's creation thought is mainly to conform to nature, adhere to reality and simplicity, submit to the collective and record the life.

KEY WORDS: Lahu ethnic; creation thought; portable storage utensil

拉祜族是我国存在的直过型民族^[1]之一, 目前主要分布于云南省澜沧江东西两岸。他们是从我国西北黄土地迁移至西南红土高原的古羌人后代^[2], 长期迁徙的拉祜族以游猎游耕的生产生活方式为主, 随身纳物器具是迁徙中携物的重要实用品。器具作为人工造

物, 是反映民族文化特征的一种直观形式, 既能够体现造物思想中的人工性、目的性和文化性^[3], 也能够表现一个民族的技术观、审美观、自然观、文明观和价值观^[4]。拉祜族随身纳物器具的物质特征以及蕴含的造物思想, 是拉祜族民族文化特质的侧面写照, 但

收稿日期: 2018-10-07

作者简介: 曾栋(1981—), 男, 湖南人, 硕士, 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设计思维与用户体验设计。

3 社会环境影响下的造物思想

拉祜族的生活习惯、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影响着造物主体的思维方式,并通过随身纳物器具的造型功能、使用情景体现出来。在打猎、贸易、耕种、日常出行等不同使用情景的器具中体现,体现着拉祜族服务生活、归顺集体的造物思想。

在生活习惯方面,早期的拉祜族居无定所,择地而居,即使在后期出林定居后,拉祜族人外出的时间也远多于在家的时间。外出赶集、田间作业、山林劳作或者贸易时,需要携带货物、工具、粮食、采集物等,在漫长的来回路途中需要砍竹、斩草、开路、进餐,这样的生活习惯便使得拉祜族需要制作以满足便携实用需求为主的纳物器具。如刀具篓(见图2)、打猎包(见图3)、背箩(见图4)、挎包(见图5)、饭盒(见图6)、葫芦壶(见图7)、火镰袋(见图8)

等。“窄底宽口”结构的刀具篓(如图2)用于存放砍伐开路时使用的人手必备的钎刀,狭长形的窄底可固定住刀刃使其不易晃动,宽口则满足了随取随放的需求。而且随身纳物器具一般兼具挎、背、栓的功能,长短可调节,刀具篓拴于腰间,背箩(如图4)和挎包(如图5)均可通过背带索,斜挎于肩或头部来运输或携带物品。背箩或挎包的背带索分为细带和粗带两种,斜挎于肩的背带索较细(如图5a),若体量较大则背带索较宽,挎于头部(如图5b)可以更好地携带重物,减小对人体的压力,这也体现了拉祜族从纳物器具的构性(器物结构对受力的抵抗能力)上考虑了人体舒适。纳物器具的造型也考虑了与身体的契合,以确保路途中的舒适度,如图2—4中的背箩的方底结构,延伸出的侧面曲线更契合人体背部脊柱形状。打猎包(如图3)和刀具篓的形状较扁,更贴合身体。拉祜族纳物器具存在的方式和形式,有相应的理由和需求,符合物尽其用、功能至上的造物逻辑。



图2 刀具篓
Fig.2 Knife tool basket



图3 打猎包
Fig.3 Hunting bag



图4 背箩
Fig.4 Basket



a 挎于肩



b 挎于头

图5 挎包
Fig.5 Satchel

在生产方式方面,拉祜族以游猎游耕为主,在捕获猎物时携带打猎包(如图3),为了满足野外防水耐磨的要求,其底部两侧垫以兽皮增加耐用性。在山

田间打猎、劳作时,每日有半天以上的时间不回家,午饭会在外解决,进而衍生了用于携带米饭的竹编饭盒(如图6),其质地密实,可做到滴水不漏,密封保温。为了抵抗长时外出进行生产活动的倦意,拉祜族会食用烈酒、浓茶、旱烟以解乏提神和驱蚊防虫,程度可至男女烟酒不离手,用于携带的器具有葫芦壶(如图7)和火镰袋(如图8),葫芦壶盛放酒茶,配以合适大小的竹编底座,以确保其平稳摆放;火镰袋携带烟草、烟具,可栓于腰间或其他器具之上。

在社会制度方面,早期游猎时代,拉祜族实行以集体为主的生产制度和典型的“卡些卡列”制度,即集政治、经济、军事管理为一体的制度文化现象^[8]。集体游猎中只有族内头人才会携有打猎包,用于存放火药以及相关猎具,这是一种身份和权力的象征。由有经验的头人带领,一是为了增大猎物猎取的几率,二是为了主持猎物的平均分配。近代,拉祜族出林定居



图 6 饭盒
Fig.6 Lunch box



图 7 葫芦壶
Fig.7 Gourd kettle



图 8 火镰袋
Fig.8 Smoking set bag

后，社会形态发生变化，商品经济的出现，拉祜自给自足的手制品开始向市场流通，同时受新技术和工艺的影响，再加之游猎游耕的使用需求转弱，挎包等纳物器具开始趋于装饰化，色彩及纹饰愈加丰富。现在所能见到的包袋上，充斥着塑料彩片等大量粗劣工业制品，渐渐失去器具原有的意义，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4 精神观念影响下的造物思想

审美装饰意识是人类精神观念、宗教信仰的外在表现，也是造物思想的一部分体现，蕴含着对历史和生活的记录、对祖先的纪念、对自然的敬畏、对美好的寄托。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拉祜族造物装饰纹样见表 3。

表 3 拉祜族造物装饰纹样
Tab.3 Decorative patterns of Lahu ethnic

分类	崇拜信仰	名称	图示	释义
宗教	宗教信仰	十字纹		基督教在拉祜族地区广泛传播后出现的十字架纹样 ^[9]
自然	自然崇拜	彩虹纹		模仿自然形式，纪念死后变为彩虹的一位为自由婚恋奋斗的少女 ^[10]
	厄莎崇拜	星星纹		模仿自然形式，对于天神厄莎的造物纪念 ^[9]
	厄莎崇拜	太阳纹		模仿自然形式，对于天神厄莎的造物纪念 ^[9]
	自然崇拜	山纹		模仿自然形式，代表拉祜族的居住环境 ^[12]
动物	自然崇拜	虎条纹		古羌时期，拉祜猎虎活动的精神遗留，以此获得来自虎的威猛和神力 ^[9]
	厄莎崇拜	狗牙纹		传说狗救过拉祜祖先，为拉祜带来粮食，以此驱赶妖魔等不吉利的东西 ^[9]
	自然崇拜	蝴蝶纹		蝴蝶繁殖能力强，代表繁衍求子，对生命的不懈追求 ^[11]
	厄莎崇拜	螃蟹纹		传说螃蟹从水中救过拉祜祖先，纪念其救命之恩 ^[12]
	葫芦崇拜	葫芦花纹		传说拉祜是葫芦中走出来的民族，故将葫芦视为吉祥、神圣之物 ^[9]
植物	自然崇拜	曼栗花纹		拉祜“曼栗花开幸福来”的谚语，代表对生活和爱情的追求 ^[9]
	自然崇拜	姊妹花纹		拉祜在生活、生产中“成双成对，平均分配”的体现 ^[9]
几何	生活反映	彩条纹		代表拉祜族的迁徙经历，以及纪念迁徙史中 3 次最大的战争 ^[12]
	生活反映	三角形纹		三角代表拉祜族居住在山中，连接的三角代表大家团结和睦、紧密相连 ^[10]

装饰纹样蕴含了拉祜族对生活的记录和对祖先的纪念。拉祜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图形”是记载生活和传说的主要方式之一,如用增加几何彩条纹数量的方式,来记录迁徙次数以及迁徙史中3次最大的战争,用与山形状相似的三角形纹暗指居住环境。除此之外,部分来自神话传说的装饰样式,表现了人们头脑中与外部险恶世界抗衡的精神寄托。如拉祜族为了表达对创造天地万物的“厄莎神”的崇拜,便将其精神思想变为实物化的图腾,展现于器物之上,以膜拜造物主的恩赐。星星纹、太阳纹、狗牙、螃蟹纹等,都是源自拉祜族神话传说中的信仰寄托。创世史诗《牡帕密帕》中记载着拉祜族是葫芦中走出来的民族,葫芦花图腾代表葫芦崇拜。随着社会的变迁,器物上的装饰纹样也在不断丰富,如光绪末年间基督教传入拉祜族地区,十字纹开始出现在图腾之上。

装饰纹样表达了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美好的寄托。早期拉祜族社会如多数民族一样存在自然崇拜,通过将自然中的动物或植物的特点图腾化,如彩虹纹、山纹、虎条纹、蝴蝶纹、各类花的图腾等,表达人们对自然的敬意。拉祜族自古有好事成双、共同劳动、共同分享的平均分配思想观念,一是出于当时原始经济的需要,一是因为拉祜族所特有的朴素原始平等观^[13]。这一思想延续到了包袋的装饰纹样上,葫芦花、姊妹花、曼栗花等都呈现了均分的样式。另外,竹藤制品多为材料原色且纹样多为编制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规律图案,部分原因是受到材料工艺的限制,但也体现着拉祜崇实从简的性格与审美观。

5 物对民族文化的影响

现代化社会使得精神文明渐渐与物质文明相分离,形成独立意识形态^[14],但在少数保留较为完好的民族村落中,造物既展示着物质文明的成就,也蕴含着一个民族的文明观、价值观等精神文化。拉祜族纳物器具不仅服务于生活生产,同时也渗透到了拉祜族文化的构成和延续上。造物影响着民族行为制度文化,如拉祜传统度量衡单位里有“箩”(约12.5 kg),因为箩在日常中的使用频率极高,并有一定的年限,因此才成为一种度量标准。同样对于路程远近的计算也有“一锅烟”(约1 h)的说法,体现了烟在生活中具有重要性,这也是拉祜族男女均携带火镰袋的原因之一。造物延续着民族的精神文化,如平均分配的思想在图腾上体现并流传下来,同时也表现在生产生活上。在火把节前后,男子们会集体狩猎,并将猎物平均分给每家每户,老弱家庭也会受到照顾。拉祜族纳物器具一方面组成了拉祜族的物质文化,一方面又影响着行为制度,并通过日常使用把民族精神延续传承下去。

随着外族文化的入侵,拉祜族传统纳物器具在发

生变化,充斥着大量不具意义的粗劣装饰品,传统的工艺在消亡边缘,拉祜族生活生产方式也随之改变,民族文化的组成不再是纯粹的本民族的范畴,民族之间的同质化现象也愈加明显。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拉祜族在享受现代化的同时,还能保留住本族的文化根源,是研究造物思想的目的之一。

6 民族文化的传承及应用

民族文化最好的传承方式,不是将其束之高阁,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接触使用,让更多的人了解和保护。存在即合理,历史的器物之所以被淘汰,往往是因为在拉祜族人的生活中不再具有实用价值,导致器物中蕴含的精神价值也渐渐消失。通过文化创新设计,可以提取拉祜族的精神根源价值,迎合当下的生活方式,把文化融入新产品中,再次使用起来。

文创产品应包含3个层次,视觉形式上展示民族物质特征,使用功能上符合当下的生活方式,思想内涵上体现民族的精神文化。文创产品的设计是基于某种文化元素,经过创新思考转变为设计语言,通过整合得到具有审美价值与使用价值的产品。以本文所提取的拉祜族文化元素为例,其物质特征包括装饰纹样、器物造型;行为特征包括嗜烟茶酒、游动生产;精神特征包括平等均分、归顺集体。通过设计师的经验及专业知识整合文化特征,筛选出可利用的文化元素转换成设计形式,可以设计出多系列具有实用功能的文创产品。从设计概念层面枚举,如具有均分功能的饮酒器;符合野餐情景下使用的便携餐食收纳器具;利用各类抽象纹样排列组合形成的拉祜族迁徙画卷等。另外,在文创产品的生产手段上,可以融合拉祜族工艺文化,如竹藤编制及织布染布,通过形成社会创新产业链为族人创造利益,从而将手工艺传承下去。

7 结语

拉祜族纳物器具的材料和工艺,即竹、藤、麻、布和竹编、线编、织染,体现着其顺应自然、就地取材、崇实从简的造物思想。而纳物器具的造型、结构和使用方式,则彰显着拉祜族功能至上、服务生活生产、归顺集体的造物思想。纳物器具抽象化的审美装饰,表现了拉祜族用造物记录生活、纪念祖先以及寄托精神。对于拉祜造物思想的研究,在材料工艺、功能用途、生活习惯、社会制度、精神观念等范畴之间,没有严格区分的意义,各个因素之间都是互相影响和作用的,材料决定着工艺,工艺决定着造型,生活习惯决定着形式用途,社会制度、精神观念又影响着生活习惯和审美装饰。

拉祜族纳物器具便携易用的特征,是拉祜游猎游耕文化的遗存;可携带烟、酒、茶、饭外出的器具,显示着造物适从于生活生产的特点;器具的使用情

景,反映着拉祜以集体为主的社会组织方式;从使用功能为主转变为装饰功能为主的造物活动,体现了拉祜从原始经济、农业经济到商品经济的形态变化,同时也蕴含着厄莎崇拜、葫芦崇拜、自然崇拜、宗教崇拜及原始平等观念。

人类造物活动既是人类自身能力的体现,也是有形的人造物和无形的造物思想与文化的连接点^[14]。无形的造物思想属于民族文化,影响/着民族文化,同时被民族文化反作用。造物活动依托于一定的文化背景,在造物思想的指导下,器物依照历史人文脉络产生、发展和终结。拉祜日常生活中随身纳物器具是经过时间反复打磨而留下的物质文化,是存在的合理,变化中的永恒,是思想精髓的传承。

参考文献:

- [1] 李根,黄欣.“直过民族”历史变迁中的政策界定[J].创造,2000(4):48—49.
LI Gen, HUANG Xin. Policy Definition in the Historical Change of "Direct Transition Ethnic"[J]. Creation, 2000(4): 48—49.
- [2] 晓根.拉祜族迁徙游动原因剖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5):52—55.
XIAO Gen. An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or the Migration and Movement of the Lahu[J]. Journal of Southwest Institute for Ethnic Groups(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1998(5): 52—55.
- [3] 范钦满,吴永海,包旭.中国传统造物中的先进设计思想[J].包装工程,2008,29(8):159—162.
FAN Qin-man, WU Yong-hai, BAO Xu. Advanced Design Idea in Chinese Traditional[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08, 29(8): 159—162.
- [4] 胡彬彬,王安安.传统村落人文物象体现的造物文化思想解读[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121—126.
HU Bin-bin, WANG An-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reation Culture Thought Reflected by Humanistic Images in Traditional Villages[J].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2015(4): 121—126.
- [5] 金晖.土家族民间造物思想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14.
- JIN Hui. Research of Tujia Folk Creation Concept[D]. Wuhan: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14.
- [6] 李保,杨文安.拉祜族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
- LI Bao, YANG Wen-an. History of the Lahu Ethnic[M]. Kunming: Yunnan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2013.
- [7] MATISOFF J A. English-Lahu Lexicon[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 [8] 晓根.拉祜族“卡些卡列”制度的产生与变异[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1):39—44.
XIAO Gen. Generation and Variation of Lahu's Kaxiekali System[J]. Journal of Yunn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s Edition), 1996(1): 39—44.
- [9] 豆子.拉祜族图腾艺术研究[D].昆明:昆明理工大学,2014.
- DOU Zi. Research on Lahu Totem and Religious Art[D]. Kunming: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4.
- [10] 李伟.云南拉祜族服饰艺术视觉符号研究[D].昆明:昆明理工大学,2007.
- LI Wei. Studying of Yunnan Lahu Dress Visual Arts Symbols with the Theory of Semiotics[D]. Kunming: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7.
- [11] 李玲.解读澜沧拉祜族挎包的装饰艺术特征[D].昆明:云南艺术学院,2016.
- LI Ling.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ncangpull Decoration Ar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hu Nationality Satchel[D]. Kunming: Yunnan Arts Yunnan Art University, 2106.
- [12] 闫川.云南拉祜族图形的形式审美与文化内涵研究[D].昆明:云南艺术学院,2012.
- YAN Chuan. Yunnan Lahu Ethnic's Pattern Forms of Aesthetic and Culture Connotation[D]. Kunming: Yunnan Art University, 2012.
- [13] 高龙.拉祜族苦聪人的原始平等观——以普洱市镇沅县苦聪人为例[J].普洱学院学报,2015(1):1—4.
GAO Long. The Primitive equality of Lahu Ethnic: Take an Example of Lahu Ethnic in Zhenyuan Puer[J]. Journal of Pu'er University, 2015(1): 1—4.
- [14] 许平.造物之门:艺术设计与文化研究文集[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
- XU Ping. Origin of Creation: Art Design and Culture Research Literature[M]. Xi'an: Shaanxi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1998.